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d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埃塞俄比亚史

萨义德·A.阿德朱莫比 著 董小川 译



中国出版集团
商务印书馆

The History of Ethiopia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埃塞俄比亚史

萨义德·A.阿德朱莫比 著 董小川 译



中国出版集团
商务印书馆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The History of Ethiopia*, by Saheed A. Adejumobi.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Greenwood Press, an imprint of ABC - CLIO, LLC,
Santa Barbara, CA, USA. Copyright © 2007 by the author(s). Translated into and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ABC - CLIO,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printing, or on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ABC - CLIO, LL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塞俄比亚史 / 阿德朱莫比著;董小川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 - 7 - 100 - 06899 - 4

I. ①埃… II. ①阿…②董… III. ①埃塞俄比亚-历史 IV. K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6589号

责任编辑 李悦
装帧设计 罗洪
出版发行 商务印书馆
地 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电 话 010-65258899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20千字
印 次 200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4.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前言与致谢

在各种形式的历史叙述当中，现代性的历史叙述通常是最具典型性的，因为其他各种叙述在文化和政治上都具有排他性，因而带有霸权性。但非洲大陆却是在成为世界大家庭中平等一员之后才完全具备了进入现代世界政治意识领域的条件。尽管埃塞俄比亚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和繁盛的文明超过 3000 年，但在 20 世纪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历史像埃塞俄比亚历史那样完全地限定在现代和权威流行媒体所报导的那样狭窄的范围内。新闻短片所昭示的 1935 年意大利军队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情景早已经被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广为流传。埃塞俄比亚的形象也早已经被作为西方现代性圣坛上殖民争夺记述和文字标准的代表性范例。伊夫林·沃（Evelyn Waugh）从埃塞俄比亚发回的流行报道之所以得到称赞，就是因为那些报道无所顾忌、洞察敏锐、引人入胜，因此，人们也就不再挑剔其文字图画中同样具有的某种偏见和留给我们的那些呆板形象了。沃以那样“幼稚”的眼光看待埃塞俄比亚，导致人们感觉他赞赏法西斯主义现代性，因为他把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之间的战争描绘成野蛮与文明间的冲突。他对埃塞俄比亚和非洲的论著被那些还没有认真考察其历史的人们一再出版，其中的错误也没有得到纠正，那些著作经常被作为对当代非洲政治经济的一个敏锐预言来引用。综观埃塞俄比亚和整体世界，冷战政治的文化锋芒早

已经造成反法西斯国际主义者左派的进步呼声被人们置之度外了，例如，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乔尔·T. 罗杰斯（Joel T. Rogers）、乔治·斯蒂尔（George Steer）和 W. E. B. 杜波伊斯（W. E. B. DuBois）等，尽管人数不多。二战以后的学术作品基本上能够对所罗门和后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埃塞俄比亚政治体制的细微性和复杂性进行评价。

埃塞俄比亚还受到内部某些人的出卖。埃塞俄比亚许多政治领导人被认为曾经在人际和社会关系方面实行专制主义统治。在欧洲殖民主义侵略非洲的情况下，埃塞俄比亚不平等的君主制社会还被认为具有新的意义。因此，对于每一个生活在国家政策中心的人来说，并不是都得到了最高的生活质量，结果导致某些人在自由帝国主义、冷战政治、人权干涉和全球神权政治那具有诱惑力的特殊主题之下以国际活动家和社会专家的面孔一再出现。不论埃塞俄比亚在人类文明中的定位和贡献如何，它进入现代社会的轨迹只有一条，那就是在 20 世纪后半期它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所表明的，在地缘空间概念上它是一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sub-Saharan Africa），它的主要病态表现在饥荒、战争、贫穷和政治动乱。

但是，对于判断性地理解现代全球关系和范式来说，例如国际游说团概念的演化、战后重建、边界争端和国际社会主义以及自由化改革等，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还是很重要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现代非洲大离散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出现：尽管埃塞俄比亚在欧洲法庭的影响黯然失色，其自治也被欧洲政治和经济强制所瓦解，但跨国黑人标准还是与种族与经济帝国主义的广泛批评密切相关。黑人民族主义从宗教与世俗人文主义两个视角颂扬了埃塞俄比亚文明和独立，其中包含着本质主义和内部关联结构的思想，也是结构主义和人道主义模式的体现。但是，不论是殖民主义的歪曲叙述，还是民族主义的历史编撰学，都无法反映埃塞俄比亚现代主义工程的复杂性。二战后对埃塞俄比亚历史的许多描述都强调那些缺陷，甚至还在各种冷战分析模式负担压力之下的时候，他们对非洲主观主义的批评性估价和当地与全球正义两个概念之间的相

互关联问题上就赞同结构主义的分析、强权和认同政治。

这本《埃塞俄比亚史》集中在3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上：政治、经济与文化。这3种力量自19世纪晚期以来就构成了埃塞俄比亚历史的主体。我探索了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埃塞俄比亚与全球国家间的基本结构变迁及其所涉及的埃塞俄比亚和非洲之角地区相互关联的问题。依据这一背景，本书评价了埃塞俄比亚在神圣基督教思想束缚之下的现代主义工程是多么不稳定的行动。我在书中评价了埃塞俄比亚政权是怎样在对涉及资源管理、规划和优先权的世俗现实社会实行管理的，同时又是怎样对国际、国内和地区政治问题进行安排的。此外，本书还对埃塞俄比亚在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和国际经济改革面前如何努力从事独立事业问题进行了分析。我还考察了帝国主义和后帝国主义时期，埃塞俄比亚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实践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最有意义的是埃塞俄比亚国内和国外艺术、戏剧、正统科普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古代种族身份的复兴。本书为那些试图了解21世纪以前全球关系复杂历史的学者、政策制定者和普通读者奉献了一幅生动的、不断变化的、有说服力的国家和地区历史画面。最后，本书提供了埃塞俄比亚历史年表，重要人物的生平简介和阅读文献。

在完成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我要感谢弗兰克·W. 撒克里教授（Frank W. Thackeray）和约翰·E. 芬德林教授（John E. Findling），格林武德现代国家史系列丛书的诸位编者，凯文·奥何（Kevin Ohe）、史蒂文·维查诺（Steven Vetrano）、萨拉·科尔韦尔（Sarah Colwell）以及格林武德公司的其他人员对我非常大的帮助。在我旅居奥斯丁得克萨斯大学期间，荣幸地结识了托因·法罗拉博士（Toyin Falola）、克里斯托弗·阿德朱莫博士（Christopher Adejumo）、约翰·兰菲尔博士（John Lamphear）、博恩德斯·林德佛斯博士（Berndth Lindfors）、凯文·K. 盖恩斯博士（Kevin K. Gaines）、彭尼·冯埃森（Penny Von Eschen）、希拉·沃克尔博士（Sheila Walker）、贝蒂·农莱（Betty Nunley）和珍尼·琼斯（Jenni Jones）并得到他们的帮助。在密歇根州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我还得到了梅尔

巴·乔伊斯·博伊德博士 (Melba Joyce Boyd)、贝斯·贝茨 (Beth Bates)、奥利·约翰逊 (Ollie Johnson)、埃博埃·赫琴富尔 (Eboe Hutchful)、佩里·马尔斯 (Perry Mars) 的无私帮助。我还得到马拉姆·奥鲁费米·泰武 (Malam Olufemi Taiwo)、贾森 (Jason)、伊丽莎白·希克斯-沃斯 (Elizabeth Sikes - Wirth)、华莱士·洛赫 (Wallace Loh) 以及西雅图大学历史系和全球非洲人研究中心 (the Global African Studies Program) 全体人员的热情支持。我家庭中的所有成员, 包括我的妻子艾丽·阿德朱莫比 (Alea Adejumbi)、我的孩子艾德尼克 (Adenike) 和艾德雷米 (Aderemi), 都给予我无法估价的帮助和支持。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奥莫拉拉 (Omolara) 和兄弟姐妹们, 包括 (阿比奥邓 Abiodun)、阿德龙克 (Aderonke)、阿德达波 (Adedapo) 和阿德索拉 (Adesola)。此外, 我还得到了奎塔尔德·泰勒 (Quitard Taylor)、奇蒂·恩沃巴尼 (Chidi Nwaubani)、奥内武·奥格波莫 (Onaiwu Ogbomo)、杰里·迪布阿 (Jerry Dibua)、哈基姆·蒂贾尼 (Hakeem Tijani)、凯文·华盛顿 (Kevin Washington)、西蒙·奥鲁费米·艾伦 (Simon Olufemi Allen)、拉菲尤·拉瓦尔 (Rafiu Lawal)、沃尔·阿坎德 (Wole Akande)、埃伊杰·艾尔 (Ehije Aire)、基德·约翰逊 (Jide Johnson)、马克·雷德马切尔 (Mark Radermacher)、托因·阿拉德 (Toyin Alade)、奥古斯丁·阿格武埃尔 (Augustine Agwuele)、马戈·拉姆辛 (Margo Ramsing) 的祝愿, 这些祝愿是对我完成该书的重要鼓励。我还想向佩佩 (Pepes)、简·帕尔默 (Jane Palmer)、杰夫·德沃斯特 (Jeff Dewhirst)、布洛赫 (Blochs)、梅尔劳 (Merlos)、艾伦 (Allens)、伯基 (Berkeys)、德斯坎特 (Descants)、考米斯基 (Comiskey)、奥武塞昆 (Owosekuns)、伊奇里亚 (Igerias)、刘易斯 (Lewises)、科克尔 (Cokers)、奥比塔德 (Obitades)、埃布伦 (Eblens) 和桑亚 (Sanyas) 表示谢意。最后, 我要感谢奥斯丁的艾利米先生和西雅图的赛拉先生在生活上对我的关照。我很高兴在埃塞俄比亚西北和其他离散者中间生活了一段时间, 我祝愿埃塞俄比亚民族、非洲之角以及非洲大陆成为一个整体和平、进步、繁荣和在新千年里健康成长

的地区。

本书献给我的父亲卡奇姆·阿德哥本罗·阿德朱莫比（Kazeem Adegbenro Adejumobi），他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就去世了。尽管在密歇根期间他与我和我的家庭在一起的那年是在病中度过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本书出版的时间，但这段时间对于我进一步理解非洲文化中那固有的全球主义和人道主义是很有益处的。尽管被病魔所困扰，他还是自己独特的全球化分析和非洲背景下的草根“思想库团体”方式鼓舞我们。他留下的最难以忘怀的故事是，一个偶然的时机，他曾经在家乡的一所清真寺赞助了一位祈祷者，他说他的这一行动是代表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来表达他忍受白宫总统生涯结束前的那些痛苦。我也曾经本能地请求我父亲列举美国在非洲的特殊政策，这一慈善行动是否是纠正那些政策的最好方式，更为重要的是，问他这一捐款的款项是否是我邮寄给他治病的钱。我怀疑他很可能是受雇于一个跨国机构来以此行动医治后殖民地时代的创伤。但他解释说，他的行动表示他坚信，克林顿这个被困扰的总统也是一个得到不公正困扰的好心人。他最后说，总之，克林顿是他儿子所在国家的领导人，当时的在任总统。不论其行动是否有价值，作为一个退休的新闻工作者，我父亲既不是考虑信仰的差别，也不是在刻意追求全球现代化条件下一个非洲人的自我。恰恰相反，他所代表的是当前的一代人，这代人强烈呼吁将积极思想的权力与各种程序结合起来，承认全球福利是联系在一起，并坚信那一天终究会到来。我同样期望这本《埃塞俄比亚史》能够使我们为了世界而从中接受一些教训：评价那些导致地方和全球不平等反复出现的势力、权力及其由权力决定的自由的重要，强烈要求澄清人类和征服非洲所带来的罪恶，特别是在全球化那一幕幕演出中，历史与文化忠诚的相对性被应用到我们最初就应该考虑到的现代性全球描述中。

萨义德·A. 阿德朱莫比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

埃塞俄比亚历史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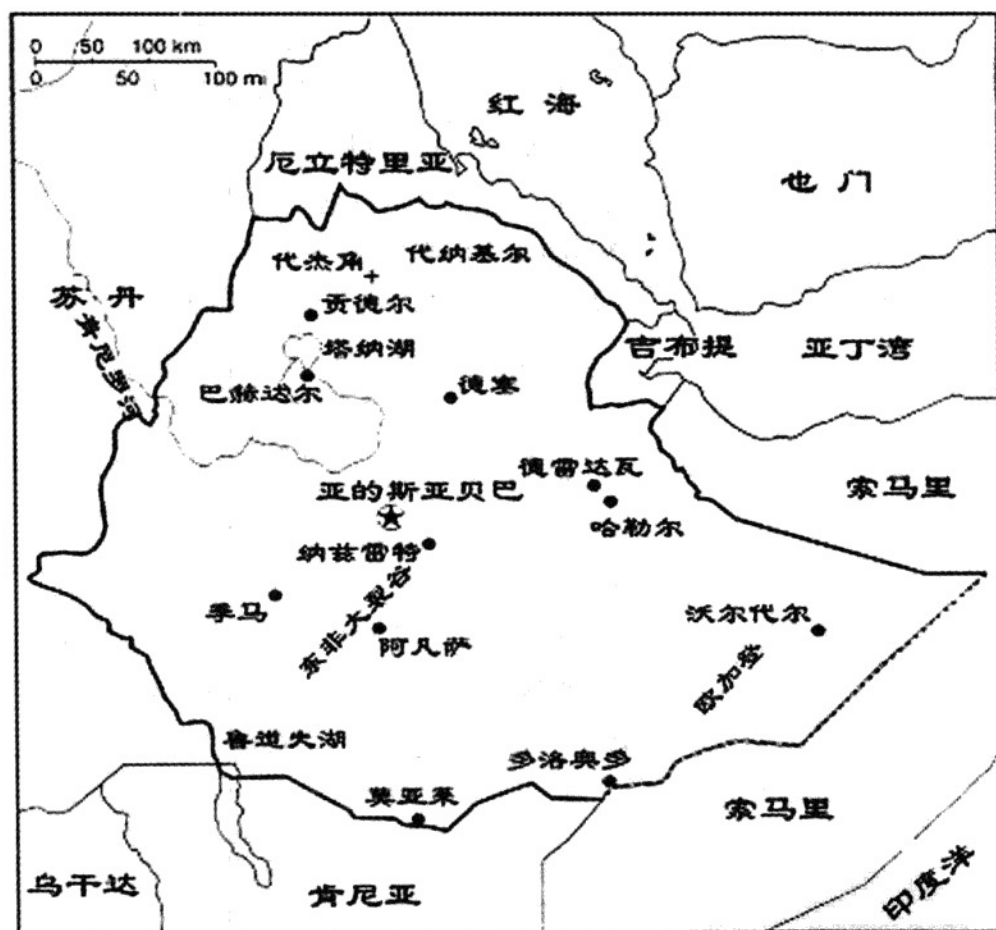
公元 2 世纪	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闪米特人建立阿克苏姆王国。
公元 4 世纪	科普特基督教经由埃及传入该地区。
1530—1531	穆斯林领导人艾哈迈德·格兰入侵埃塞俄比亚并掌控那里的大部分领土。
1818—1868	利杰·卡萨入侵阿姆哈拉、戈贾姆、提格雷和绍阿。
1855	利杰·卡萨被重新命名为特沃德罗斯二世。
1868	特沃德罗斯二世皇帝被英国远征军击败后自杀身亡。
1872	提格雷酋长成为约翰尼斯四世。
1889	约翰尼斯四世在与马赫迪军队的战斗中被杀。绍阿皇帝继位，后成为皇帝孟尼利克二世。
1889	孟尼利克二世在乌查里与意大利签署双边友好条约。意大利现在认为埃塞俄比亚已经成为自己的保护国。
1889	亚的斯亚贝巴成为埃塞俄比亚首都。

- 1895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
- 1896 埃塞俄比亚在阿杜瓦战役中打败意大利军队，双方签订乌西阿利条约，意大利承认埃塞俄比亚独立，但仍然控制埃塞俄比亚。
- 1913 孟尼利克二世去世，皇位由其孙子里吉·伊亚苏继承。
- 1916 里吉·伊亚苏被废黜，皇位由孟尼利克的女儿扎乌迪图夺取，她作为拉斯·塔法里·马康南的摄政王实行统治。
- 1930 扎乌迪图去世，拉斯·塔法里·马康南成为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
- 1935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
- 1936 意大利占领亚的斯亚贝巴，海尔·塞拉西逃亡，意大利皇帝成为埃塞俄比亚皇帝。厄立特里亚、意大利所属的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合并，成为东非意大利。
- 1941 在埃塞俄比亚抵抗势力的帮助下，英国和盟军打败意大利，海尔·塞拉西恢复皇位。
- 1952 联合国将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联合成为联邦。
- 1962 海尔·塞拉西吞并厄立特里亚，并宣布其领土为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省。
- 1963 非洲统一组织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第一次会议。
- 1973—1974 在瓦鲁省饥荒中大约 20 万人丧生。
- 1974 海尔·塞拉西在特菲里·本蒂领导的政变中被废黜。
- 1975 海尔·塞拉西在被羁押环境中神秘死去。
- 1977 特菲里·本蒂被暗杀并被门格斯图·海尔·

- 马利亚姆所取代。
- 1977—1979 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下令杀害数千名反政府者。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开始反政府战争并获得地区自治。
- 1977 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遭到索马里入侵。苏联和古巴为埃塞俄比亚提供援助并帮助击败了索马里军队。
- 1985 西方国家向埃塞俄比亚发送食品援助以解救其长达 10 年之久的最为严重的饥荒。
- 1987 埃塞俄比亚按照新宪法选举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为总统。
- 1988 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签署和平协议。
- 1991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逮捕阿迪斯·阿贝贝，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逃离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待独立，并建立了一个省级政府。
- 1992 海尔·塞拉西遗体被人在宫殿的地下室发现。
- 1993 埃塞俄比亚取得独立。
- 1994 埃塞俄比亚新宪法规定，该国家按不同种族分成不同地区。
- 1995 塔姆拉特·莱内被任命为总理，梅莱斯·泽纳维成为总统。
- 1998 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发生边界纠纷并导致暴力冲突，1999 年双方宣战。
- 2000 年 4 月 3 年干旱导致至少 800 万以上的埃塞俄比亚人面临饥饿。
- 2000 年 5 月 埃塞俄比亚占领厄立特里亚城市巴伦图。
- 2000 年 6 月 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签署停火协议。联合国监督埃塞俄比亚从厄立特里亚撤军。

- 2000年11月 海尔·塞拉西遗体被重新安葬在亚的斯亚贝巴三位一体大教堂的官方公墓。
- 2000年12月 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在阿尔及利亚签订和平协议，两年的冲突结束。该协议建立了双方共同组织的专门代表团勘定有争议的边界。战俘和残疾人员被允许返回家园。
- 2001年2月24日 埃塞俄比亚按照联合国规定官方宣布完成从厄立特里亚撤军。
- 2001年3月 梅莱斯·泽纳维宣布他粉碎了由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领导的一伙持不同政见者发动的政变阴谋。
- 2001年4月 反对政府野蛮政策和支持政治与学术自由的呼声的示威游行在亚的斯亚贝巴发生，数千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
- 2001年5月12日 总统梅莱斯·泽纳维的铁杆同党、思想与安全部门头目金费·格布里梅德欣在亚的斯亚贝巴武装部队军官俱乐部门口被暗杀。
- 2001年5月21日 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同意一个联合国独立代表团视察有争议的边界。
- 2002年4月 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在冲突将近一年以后接受新的共同边界。但双方还都宣称对巴德姆城拥有主权。
- 2003年4月 独立边界代表团宣布巴德姆城属于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拒绝接受这一裁定。
- 2004年1—2月 在甘贝拉西部偏僻地区发生种族冲突，结果导致近200人死亡，10万人逃难。
- 2004年3月 一项定居规划颁布，决定将200多万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区处于干旱境况的人迁移。
- 2004年11月 埃塞俄比亚说它“原则上”接受独立代表团

- 所划定的它与厄立特里亚的边界。
- 2005 年 3 月 一个以美国为基地的组织“人权观察”指责埃塞俄比亚军队对甘贝拉阿努阿克人实行野蛮的屠杀、强奸和酷刑。埃塞俄比亚军队未予理睬。
- 2005 年 4 月 意大利在 1937 年作为战利品夺走的第一部分阿克苏姆石碑从罗马运回埃塞俄比亚。
- 2005 年 5—6 月 第三轮多党选举举行，最初结果显示，执政党及其联盟已经赢得了议会多数。
- 2005 年 6 月 抗议者批评执政党在选举中作弊，在首都与警察的冲突中有 36 人被打死。
- 2005 年 8—12 月 选举作弊的抱怨导致议会 30 多个议席重新选举，选举当局说最后将给予执政党足够的议会席位，使其组成政府。
- 2005 年 11 月 在 5 月份以来国家安全部队与反对党支持者之间的冲突中有 46 个抗议者被打死，包括反对党政治家和新闻记者在内的数千人被拘留。有内部报告说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有争议的边界地区矛盾加剧，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双方恢复 2000 年的和平计划，否则将面临制裁。
- 2005 年 12 月 一支以海牙为基地的国际代表团宣布，厄立特里亚在 1998 年进攻埃塞俄比亚时违反了国际法，该代表团说并不像厄立特里亚自己说的那样是自卫。
- 包括新闻记者和许多反对党领导人在内的 80 多人出席了关于政府在 11 月可怕的街头冲突中实行种族屠杀和叛国罪的法庭指控。
- 2006 年 5 月 6 个政党和武装组织联合组成反对派联盟“自由与民主联盟”，并在荷兰召开会议。



前言与致谢 / 1

埃塞俄比亚历史年表 / 1

第一章 埃塞俄比亚:思想和文化背景 / 1

引言:洞察埃塞俄比亚 / 1

埃塞俄比亚方式和它对非洲离散者的影响 / 2

地理、文化和政治背景 / 5

人民 / 8

奥罗莫 / 10

绍阿 / 12

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文化影响 / 14

基督教和古代阿克苏姆的冲击 / 16

埃塞俄比亚绘图文化:插图与文学、艺术和音乐 / 19

文字 / 21

第二章 19世纪晚期以前的全球化与现代化 / 26

葡萄牙人和耶稣会 / 27

特沃德罗斯二世(1855—1868) / 32

约翰尼斯四世 / 34

绍阿的孟尼利克二世 / 35

现代化方案 / 41

**第三章 现代非洲的渴望:埃塞俄比亚国内和全球范围的政治
扩张与社会改革(1884—1935) / 44**

神圣信念与世俗地缘政治:埃塞俄比亚迟来的现代性转变 / 51

孟尼利克二世与埃塞俄比亚现代性政治 / 52

历史视角下埃塞俄比亚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文化与知识交汇 / 56

现代化中的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时代 / 62

保卫埃塞俄比亚主权:军队和学术部门的作用 / 71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重建及其他矛盾

(1935—1960) / 81

走向二战的背景:意大利侵略“黑人最后的堡垒” / 87

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早期抵抗 / 91

埃塞俄比亚人民对意大利占领的反抗 / 95

法西斯主义的现代化工程 / 100

战后埃塞俄比亚:重建、调整与复兴 / 108

第五章 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改革(1960—1974) / 120

军事政变 / 125

二战后埃塞俄比亚的民族问题 / 132

埃塞俄比亚的外交政策 / 140

**第六章 “非洲马克思主义”:埃塞俄比亚与全球正统化和革命的
代价(1974—1991) / 145**

恐怖统治 / 150

“军委会”、民族问题和埃塞俄比亚对外政策 / 152

**第七章 全球化和其他后现代结构形式:1991年以来的埃塞俄
比亚国内外现状 / 158**

追思“军委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 160

政治转变与现代化:从马克思主义到社会民主 / 161

全球化、现代化和政治认同 / 165

结束语:非洲现代性和埃塞俄比亚的世纪 / 177

埃塞俄比亚历史名人录 / 197

参考文献 / 232

索引 / 246

第一章 埃塞俄比亚：思想和文化背景

引言：洞察埃塞俄比亚

在 21 世纪，现代埃塞俄比亚的叙述史和古代非洲文明历史上所发生的主要事件都与全球社会密切关联，其强烈的文化、政治与宗教势力促成了一个非常重要而又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国家的演进，但同样重要的问题又是与现代这个时代不可分割的。在现代读者心目中，埃塞俄比亚这个概念就是一个又一个战争和自然灾害（包括近来的大饥荒）的故事。事实上，埃塞俄比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在《圣经》和古代希腊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埃塞俄比亚的身影。在 1855—1974 年间，该国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这个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存在。与海地和利比亚一样，埃塞俄比亚保持着自己曾经是历史上 3 个独立的黑人国家之一的地位，期间只有 5 年被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所占领，埃塞俄比亚在非洲反对欧洲殖民化过程中成功地保卫了自己。现代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还向读者提供了全非洲文化、思想和政治历史中的一线灵光。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埃塞俄比亚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发展都可以向人们展现出卓越的特征，因此，不管热心于古代非洲还是现代非洲问题的研究，埃塞俄比亚都是人们了解非洲的肥沃土壤。

2 对于黑人离散者来说，作为世界上离散黑人的故土之一，埃塞俄比亚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至少我们可以说，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非洲独立国家，这个国家为全世界黑人国家独立的梦想提供了理想的启迪。实际上，埃塞俄比亚这个名字在西方历史叙述中是作为整个黑皮肤人种世界的种族概念出现的，包括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在内都是如此。一些曾经强调埃塞俄比亚人的特质就是西方强加在非洲基督徒神圣的活生生的代表。新大陆的非洲奴隶被作为宗教与文化认同的标志，因为欧洲人用埃塞俄比亚来描绘黑非洲。同样，这个概念被以葡萄牙语引入非洲人词汇当中也是与埃塞俄比亚直接相关的。在后来的几百年间，埃塞俄比亚在圣经预言中怎样成为上帝拯救的对象普遍成为欧洲传教运动中努力皈依非洲黑人成为基督徒的一杆旗帜。作为一个结果，非洲基督徒真的要感谢埃塞俄比亚成为一个认同的标志，非洲的宗教民族主义和草根行动主义以埃塞俄比亚方式为中心而展开。由于这个原因，正是埃塞俄比亚的文化遗产构成了黑人自由和黑人民族国家独立概念，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即将看到的，埃塞俄比亚的文化遗产对非洲这个新世界杰出黑人知识分子的影响延续了好几代人。

埃塞俄比亚方式和它对非洲离散者的影响

在 20 世纪以前，由于相对来说与世隔绝和实行封建专制统治，一些观察家曾经将埃塞俄比亚作为一个“隐蔽帝国”（the Hidden Empire）来描绘。还有一些人将埃塞俄比亚国家作为非洲独立和自我统治的神话来说明，因为该国曾经在 1896 年的阿杜瓦战役中打败了意大利侵略军。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 W. E. B. 杜波伊斯（W. E. B. DuBois）在 1935 年曾经表达了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思想情节，他说：“与殖民地非洲的其他国家不同，埃塞俄比亚……思想比较自由，保持着政治自治，开始重新实行自己的古代政策，在很多方面成为那些

现代开发和种族歧视可能发生的的地方的人们的榜样。”^① 杜波伊斯再现的不仅是一个古代国家历史背景和非洲向现代性转变的反衬，同时也是埃塞俄比亚方式（Ethiopianism）的反映，埃塞俄比亚方式是作为一个“非洲—大西洋文字”的宗教传统而出现的，这对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具有共同政治和宗教经历的讲英语的国家来说，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埃塞俄比亚方式还以奴隶故事的方式、揭露黑奴掳掠者的方式以及旧时代奴隶、新时期农民的歌曲和民俗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特征。作为一个文字传统，它后来成为世故城市精英人物说教和政治宣传的组成部分。埃塞俄比亚方式的践行者们从《圣经》的字里行间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圣经·诗篇》中有这样的字句：“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古实（埃塞俄比亚）人要急忙举手祷告。”（诗篇：68：31）这段诗歌被一些人看成是现代性与西方传统相互关联的预言，是非洲“不久”将被基督教从“异教”中拯救出来的预言，是引人注目的政治、工业和经济复兴的先决条件。但是，对文化民族主义者来说，《圣经》预言的是黑人将在某一天统治整个世界。“埃塞俄比亚人的”传统常常宣称非洲人是具有天赋的，但他们强调，那些对生活的渴望由于对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依附而被窒息了。他们总结说，悲惨的种族经历带来了宝贵的历史教训，这一历史教训赋予非洲人可以想象的道德优势。

此外，当意大利侵略者在黑人最后一座堡垒面前陷入困境的时候，现代黑人国际主义的兴起使世界上一些国家举棋不定，因为这种国际主义将思想和政治抗议与游说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埃塞俄比亚成为现代黑人政治传统的一个发动机，它将政治行动与贸易联盟联系起来，将反殖民主义与早期公民权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埃塞俄比亚在非洲东北地区以“非洲之角”（Horn）而著称，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

^① W. E. B. 杜波伊斯：《埃塞俄比亚危机的种族内部关联，一个黑人的看法》，载《外交事务》（4）1935 年 10 月第一期，第 85—86 页。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地位^①。埃塞俄比亚之所以被称为非洲之角，因为那里是非洲大陆的角状顶端，将红海与印度洋隔开，那里也成为现代非洲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一个窗口。埃塞俄比亚西部是苏丹，东边是吉布提，北边和西北是厄立特里亚，东南边是索马里，南部与肯尼亚接壤。埃塞俄比亚人口估计在7600万以上，在尼日利亚和埃及之后，是非洲第三大人口国。其现代的族裔构成是：奥罗莫人（Oromo）占总人口40%；阿姆哈拉人（Amhara）和提格雷人（Tigre）占32%；西达莫人（Sidamo）占9%；山科拉人（Shankella）占6%；索马里人占6%；阿法尔人（Afar）占4%；古拉格人（Gurage）占2%；还有1%是其他人种。

现代埃塞俄比亚鲜为人知的定居历史可以从两个重要现象中得到解答。该国经历过一系列的历史变迁，从古代到中世纪都是一个强大国家，从18世纪中期开始，其社会和政治开始衰落。从当时其国内情况看，由于接连不断的权力篡位争夺和永无休止的皇室与封建领主之间的冲突，埃塞俄比亚长期蒙受政权更迭的灾难。结果埃塞俄比亚中央政府被一些反对中央集权的省级自治的统治者所取代，在这些人中间，许多人本来就有社会、政治和经济往来关系，但他们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埃塞俄比亚现代对外关系很独特，但由于非洲大陆被纳入世界权力格局当中，埃塞俄比亚也具有现代非洲政治和经济史的基本特点。红海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不断上升，使红海所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具有文化、政治和经济三位一体的意义。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后半期，西方殖民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冲击对非洲东北地区的领土争端和社会、政治、军事和经济事务产生值得注意的影响。在整个非洲大陆殖民主义政权被推翻以后，非洲民

^① 非洲之角，有时按照其地理位置又称东北非洲，位于非洲东北部，是东非的一个半岛，在亚丁湾南岸，向东伸入阿拉伯海数百公里。它是非洲大陆最东的地区，非洲大陆最东端的哈丰角也位于这个地区。作为一个更大的地区概念，非洲之角包括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等国家。非洲之角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9020万[埃塞俄比亚7500万，索马里1000万，厄立特里亚450万，吉布提70万]。本书作者将埃塞俄比亚称为非洲之角似乎不妥。——译者注

族主义表达了自己人民要求经济、政治与文化复兴的渴望，因此建立了一个非洲独立国家运动组织，叫做“非洲统一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该组织的第一次会议于1963年在现代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现代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的其他相关问题还有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包括教育、军事和政治领域的改革以及宪法条文的修改。上述这些变化表明非洲已经进入现代时期。遗憾的是，埃塞俄比亚文化与思想进步并没有经济发展相伴随，或者说农民阶级的地位并没有发生重要提升，这个问题我将在本书后面的内容中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

我们还将分析埃塞俄比亚直接针对自然灾害、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努力，其中包括政府建立的相关机构和非政府部门的建设。我们也将讨论埃塞俄比亚复兴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由政治知识分子和埃塞俄比亚传统社会以及离散在外者回归所带来的流行文化激发而成的。古代埃塞俄比亚手稿的文字复兴，例如，具有千年历史之久的“柯布拉—纳加斯特”^①是一本被某些人描绘成已经失传的《拉斯特法里遗孀圣经》（the lost Bible of Rastafarian wisdom），这本被锁在欧洲博物馆的古代手稿是埃塞俄比亚许多人都渴望看到的重要古代文献，不仅成为殖民主义共同经历的见证，也是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值得参考的古代繁荣方式的证据。伴随着近年来埃塞俄比亚国家政治与文化的重新发展，同时这个国家全部人口已经成为现代化的一个整体，上述文字就显得尤为重要。

地理、文化和政治背景

按照古代编年史家的描绘，埃塞俄比亚是一片令人畏惧的山地，一片孤立的高原和一些险峻的河谷地区。埃塞俄比亚这个名字来源于希腊人的说法，他们主要是用埃塞俄比亚来说明居住在埃及南边的那

^① 原文为*Kebra Negast*，意为“皇帝们的光荣”，根据书的基本内容，可译为“列王传奇”或“列王圣录”。——译者注

5

些黑人。如同其人民一样，埃塞俄比亚的地理也拥有悠久而又动人的历史，这主要是因为它是非洲大陆特有且多变的天然屏障。现代埃塞俄比亚的高原地区被大量数千英尺深的峡谷和沟壑分割开来，其中最大的也是最壮观的河谷叫阿布贝河谷（the valley of Abbai）。此外，一些火山熔岩堆形成了巨大的山脉，在这些山脉之间是平顶高原，埃塞俄比亚语将其叫做阿姆巴斯（ambas）。这些高原大都不相连接，只有巨大的悬崖之间最狭窄的瓶颈地带连在一起。

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带这种分散的特征在该国政治与文化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些孤立的高原山丘成功地阻止了某些政治领导人统一国家的企图，也成功地阻挡了外来势力的侵略，还成功地阻断了那些试图开发此地经济资源者的梦想，成为一个几乎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从地理上看，埃塞俄比亚分为3个主要地区：达加地区（daga）、韦纳达加地区（wayna daga）和库拉地区（qolla）。前者是凉爽的高地地区，那里年平均气温大约摄氏16度左右；中间者为比较适合居住的地区，那里居住着该国的绝大多数人口；后者是炽热的河谷和平原地区，那里位于东非大裂谷（the Rift Valley）的东北角，沙漠条件下的气候只能靠大裂谷来调节。埃塞俄比亚的这种气候特征长期以来对其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生存手段和社会特性都具有广泛的影响。

埃塞俄比亚有4个主要河流水系。第一个水系是由塔克卡斯河（Takkaze，也称为阿特巴拉河 the Atbara）、阿布贝河（Abbay，也称为青尼罗河 Blue Nile）和巴罗河（Baro，也称为索巴特河 Sobat，起源于苏丹，向西流入尼罗河）组成，其中，阿布贝河最为著名，该河起源于塔纳湖（Lake Tana）；第二个水系是加纳尔河（Nanale，也叫朱巴河，Juba）与瓦比沙巴尔河（the Wabe Shabale），这两条河流都流入印度洋；第三个水系是吉比河（Gibe，由于水流低也被叫做奥莫河 Omo），该河流经高原地区西南部与图尔拉纳湖（Turkana，也叫做鲁道夫湖 Lake Rudolph，该湖位于埃塞俄比亚与肯尼亚交界处）；第四个水系是阿瓦什河（Awash），该河流起源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西西部高原，流经东非大裂谷，在其东北部消失。东非大裂谷对埃塞

俄比亚的主要湖泊群发生重要影响，其中包括北部的兹韦湖（Lakes Zway）、郎贾诺·阿布雅塔湖（Langano Abyata）、沙拉湖（Shala）、和阿瓦萨湖（Awasa），中部的阿布巴亚湖（Abbaya）和查莫湖（Chamo），南部顶端的鲁道夫湖。在达布拉·扎乌特城（Dabra Zayt）周围由火山坑形成了一个湖泊群，过去曾经叫做比绍夫图（Beshoftu），位于亚的斯亚贝巴南方大约 31 英里处。

埃塞俄比亚主要农作物的生长期为 6 至 9 月份，这个时期为“大雨季”，当地语言叫做“科拉姆特”（keramt）。3 至 5 月份叫做“小雨季”，当地语言叫做“巴尔格”（balg）。这种气候是由来自印度洋的季风进入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半岛（Arabia）低压地区所导致。温和的气候条件使北部和中部高原地区成为丰富的农产品产地。那里最重要的是一种叫做“苔麸粉”（tef, *Eragrostis tef*）的当地谷物产品，这是埃塞俄比亚所特有的产品，用它可以制作完全不同于欧洲的面包，即用苔麸粉烤制的传统大饼^①。这种食品是埃塞俄比亚绝大多数人口的主要膳食品。在该国南方，则主要食用一种根茎蔬菜作物，叫做“因塞特”（ensat）。

埃塞俄比亚孤立的地理位置在其很多生活方式独特地区形成了相对特有的精神，即使中央政府对这种延续数百年不变的精神的影响也很有限。达纳基勒沙漠（Danakil Deserts）中的游牧者，希瓦、戈贾姆和提格雷凉爽山区中的农民，厄立特里亚海岸地区的渔民，季马（Jimma）咖啡林中的咖啡采集者，以及西南远处潮湿热带雨林中的狩猎者等等，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居住条件各有所异、独树一帜。但尤以居住在东非大裂谷峭壁角落上的生活最为独特。在其东北部，大裂谷宽阔得就像一个大漏斗直入红海，作为该地区的一部分，达纳基勒洼地（Danakil Depression）则处于海平面以下。达纳基勒沙漠，或者叫阿法尔沙漠，将埃塞俄比亚与阿拉伯半岛上的其他沙漠和山地分离开来，但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说明的那样，这里与伊斯兰世界的早期文化

^① 本书原文中用的是 enjara，但索引中用的却是 Injera，从上下文看，这个词应该是指埃塞俄比亚的一种面包类的食品，但不知道作者所用的哪个词为对。——译者注

联系并没有被隔断。

埃塞俄比亚对世界宗教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在早期基督教传统演进中就已经存在了。在4世纪，在中东基督教学术团体影响下（the great Middle-Eastern academies），基督教会曾经以基督色彩创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流派。希腊教会和罗马教会将神性与人性结合在一起，进而融合成为基督本身，而许多叙利亚和埃及教会的代表人物只选择相信其中的某个基督的唯一神性。他们的观点被描绘为基督一性论、詹姆斯一世式的、或者叫科普特教会。古代埃塞俄比亚曾经在亚历山大埃及（Alexandrian Egyptian）的领导之下，这种统治下埃塞俄比亚一直信仰科普特教。科普特教教会强调，所有信仰基督的信徒都要将自己全身心献于主。7项圣礼（秘密）：浸礼、确认礼、悔过礼、圣餐礼、涂油礼、结婚礼和圣灵礼，在埃塞俄比亚正教教会的教诲中非常重要。圣礼是信徒在实行肉体签署后得到的无形恩典的神圣规范条款。在每次圣礼进行过程中，神圣君主^①都将亲临现场。教会还讲授另外5项秘密信条：三位一体、道成肉身、浸礼、圣体和死后复生。教会将这些神秘说教看成是所有信仰者的基本知识，每一个基督徒必须知道这些神秘内容。所有7岁接受洗礼的信徒都必须严格遵守教会斋戒（fasting）的规矩。在封斋期，进餐和做饭都要停止。《圣经》旧约和新约早在615年就都被翻译成吉兹语（Ge'ez），强调埃塞俄比亚与人类诞生的圣经故事相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埃塞俄比亚绝大多数地方都普及了基督教，但该国穆斯林人口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人民

- 7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人民讲多种语言。他们所讲的语言可以分为4种：前3种语言可以追溯到他们叫做“原非洲语”（proto-Afroasiatic）的共同祖先语言。其中以库希特语（Cushitic）最为著

^① the Divine Majesty 这种神圣君主在许多宗教中都受到崇拜，通常用拉丁语中的 numen 来说明，即守护神的意思。——译者注

名，这种语言中还包括阿加武语（Agaw）、贝加语（Beja）、索马里语、阿法尔语、撒赫语（Saho）、哈蒂亚语（Hadiya）、卡姆巴塔语（the Kambata）、杰德奥语（the Gedeo）和奥罗莫语（the Oromo），现在，这些语言在埃塞俄比亚都是最大的法定语言。另一种语言是欧摩提克语（Omotic），这种语言的名称来源于当地的奥莫河和多泽（Dorze）、简加罗（Janjaro）、卡法（Kafa）、瓦莱塔（Walayta）、迪兹（the Dizi）、吉米拉（Gimira）和马吉（Maji）等地名。同时，库希特语和欧摩提克语在埃塞俄比亚地区都是最古老的语言，这种闪米特语系中的语言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都曾经具有重要的统治地位。闪米特语言中最古老的是吉兹语，现在仅限于传教士使用。其他闪米特语言，包括阿姆哈拉语、提格雷语、古拉格语（Gurage）和哈拉里语（Harari）。尼罗—撒哈拉语系语言群体是一个在埃塞俄比亚西部边缘地带发现的独立语种，其中包括库纳马语（Kunama）、古姆兹语（Gumuz）、马塔卡尔语（Matakkal）、戈贾姆语（Gojjam）、曼简基尔语（Manjangir）、阿努阿克语（the Anuak）和努埃尔语（the Nuer）。

除了上述语言证据以外，考古和研究还表明，埃塞俄比亚历史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从埃塞俄比亚全境发现的大量石器和其他各种用具以及手工制品都是那里最早有人居住的证据。这些证据包括亚的斯亚贝巴附近埃塞俄比亚大湖区的一个巨大火山瓦查查（Wachacha）的一些侧翼，早期人类曾经在那些火山坑边缘定居，位置就在首都南边不远的地方，人们用被称为黑火山玻璃的“黑曜岩”制作像剃须刀一样锋利的工具。在埃塞俄比亚西南角，在发现石器的同时也已经发现了装饰陶瓷和金属工具。考古工作者还在非洲之角地区的金恩峰（Djebel Djinn）发现了其他一些石器时代的证据。1974年，在阿法尔沙漠的哈达尔（Hadar）发现了一个最早的灵长类动物，外国人称之为“露西”（Lucy），埃塞俄比亚人称之为“登切纳什”（Denqenash），考古学家认定，这个人类种族的女性祖先在350万年前于此居住。

在新石器时代，埃塞俄比亚乡村农业社会已经有所发展。在公元前4000年，世界上很可能已经有几个地方出现了孤立的农业社会，可

8 能从苏丹西部蔓延到埃塞俄比亚的农业已经成为这种文化从埃及扩展到非洲东北部地区的一部分。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公元前 3000 年以后人们来到该地区的西部，进入现在的沃莱加（Wellega），然后来到高原，他们同时带来了农业技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埃塞俄比亚的石器时代文化并不是单一的。例如，埃塞俄比亚的沃塔人（Watta）与东北和西部非洲的狩猎人群有关，阿加乌（Agau）是当今所发现的阿比西尼亚高原（Abyssinian highland plateau）北部和中心地区早期人类的一个例证。阿加乌被认为是该地区发展各种新植物种植、饲养驴和繁殖骡子的开拓者。

高原人分为 3 个主要族群，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这 3 个族群分别是中阿加乌、西库希特和东库希特。到公元前 2000 年结束时，在埃塞俄比亚发生了一次人口大爆炸，结果导致新技术的引进以克服人增加带来的生活环境变化的许多问题。因此，居住在南部边缘地带的库希特人开始向乌干达、肯尼亚、坦干伊喀及其以远地区迁徙。此后讲班图语的移民也使埃塞俄比亚及其以南非洲其他社会的人口发生重大变化。学者们曾经强调，库希特人是在南部埃塞俄比亚和东北及东部非洲海岸地区之间发现的生殖器崇拜石头的设计者。这些情况证明，在埃塞俄比亚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建立国家的基本条件。

奥罗莫

埃塞俄比亚的奥罗莫人居住在巴里高原地区（Bali），这个地区很可能在现今的索马里共和国境内。奥罗莫人的口头传说告诉我们，他们来自埃塞俄比亚西南的波拉纳地区（the Borana），其中许多人为朝圣而长途跋涉来到“阿巴埃穆达地”（Land of the Abba Muda），那里是他们精神领袖的家。奥罗莫传说还证明，当时埃塞俄比亚南部人口居住地的变迁。因此，人们确信，阿泽布奥罗莫（Azebu）和拉埃阿奥罗莫（Raia）是从亚丁湾（the Gulf of Aden）海岸地区向西迁移到现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到了 14—15 世纪，强大的阿比西尼亚王朝迫使奥罗莫人向西和西南地区迁移并进入到相对荒凉的盐碱地带和火山熔

岩地带，并继续向西来到鲁道夫湖附近那更加荒凉、黄沙滚滚的沙漠地区。另外一群奥罗莫人向南迁移，他们留下的后人沿现代肯尼亚塔纳河（Tana River）居住下来。但是，有些奥罗莫人群确实发展成为强大的王权国家，这些奥罗莫人以其骑兵而著名，在埃塞俄比亚的军事和政治故事中，有关他们的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都很有自己的特点。不同的奥罗莫人（或者叫盖拉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有人强调指出，尽管具有大量的相同之处，瓦利加盖拉人（the Wallegga Galla），“阿鲁什伊图盖拉人”（the Ittu Galla of Arusi）之间还是存在巨大的差别，而哈拉尔的“科图盖拉人”（Cottu Galla）基本上是一些完全不同人种的大杂烩。很多盖拉人群体要么独立存在，要么与埃塞俄比亚的地方贵族结成联盟，这些贵族通常是为一不幸皇帝服务的臣民，因此其地方主义和内部争斗的趋势不断增强。中央威权的欠缺导致那些社会很容易受到侵略势力的攻击，最后终于造成了人口的大量离散。1766年，内战爆发，导致了一直拖延到1855年才结束的“王子纷争时代”^①的开始。在此期间，该国分裂成一个个省。这些省转而又卷入无休止的最高权力之争，其最终结果却未能如愿。此后是大批省级王朝的崛起，并为争夺国家优势而展开激烈竞争，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在此期间，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皇帝，人民要向自己省的皇帝表示效忠，而不是向埃塞俄比亚国家的皇帝效忠。

贡德尔王朝^②的衰落以其城市的建立为标志，这代表着埃塞俄比亚城市文化开始了新的篇章，特别是在城堡和教堂建筑方面，也导致了其在盖拉的影响和统治。后来贡德尔成为最大的城市和宗教与艺术中心，遂成为大约从1635年到1867年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为了巩固自己与某些盖拉群体的联盟，王室家庭实行政治联姻。已经被早期皇帝们的宗教背叛所削弱的贡德尔王朝的合法性被王朝与盖拉和伊斯兰

① Age of the Princes，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通常称为the Zemene Mesafint，译者在各种词典中没有找到该说法的中文词汇。——译者注

② the Gondar monarchy，《非洲通史古代卷》，华东师范大学1993年版翻译为冈达尔。——译者注